

序摇言

四十多年前，约翰·缪尔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说道：“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山地人，并且彻头彻尾始终都是一个山地人……对文明的向往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度兴奋，所有鞭策我登攀的近乎疯狂的理念，并没有模糊我冰河般冷静的双眼。我只不过愿意这样度过人生，那就是唤醒人们去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尽管已名满天下，但他还是保持着一种谦逊、平易近人的作风。友善，一直伴随着他，即使是在他的山顶小屋里，人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这种人格的魅力，不禁会对他肃然起敬起来。他热情忘我地工作着。他曾经写道：“这些神奇的力量和辉煌的研究成果所产生的神圣感，深深感染我并占据了 my 整个生命。无论是在清醒时分还是在睡梦之际，我都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即使在梦中，我不是在咀嚼着被岁月模糊了的有关冰川记载的文字，寻觅着岩石断裂的方向，就是在拼命移动一块突出耸峙的岩石。”过度紧张和孤寂的研究生活，使热爱他的朋友们为他的健康十分担心。好友拉尔夫·爱默生就曾建议他去康科德观光疗养，但他没有前行。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从内华达山脉冰河的研究领域里赶走。

在他稍后写的康科德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自我与爱默生阔别，已有十七年了。我们再见却是在斯里皮山谷的一座小山丘上。如今我站在一棵松树下，凝视着他的墓碑。他就曾经攀登过高高的内华达山脉，依我看来，他此时此刻也许正在向我挥手示意，再一次鼓励我继续前进。”这是一段凄楚、哀婉的文字，字里行间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恨未能睹君颜”的惆怅之感。后来，约翰·缪尔继他的朋友之后也登上了内华达山脉，他的遗体就埋在阿尔汉伯特山谷，长眠在他亲自种植的茂密的美洲杉林下。阳光灿烂的阿尔汉伯特山谷的美洲杉与斯里皮山谷的青松遥相呼应，缪尔和爱默生这对老朋友就这样永远地相互守望着。

1871年，约翰·缪尔第一次奔赴阿拉斯加州。奇异的冰川以它那特有的自然纯净状态引起他极大的兴趣，正是这些活生生的冰川证明了他所说的“冰川运动理论”。从那以后，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他这个“大陆地表实验室”，这一点汹涌奔腾的冰河也会为他作证。1880年，他从非洲回来便开始写作。其中，为使他钟爱的荷锡荷支山谷免于商业带来的破坏，他坚决地与习惯势力抗争，这曾一度打断过他的写作。三十多年来，他忘我地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笔记，但最终让人目不忍睹的是疾病也悄悄地降临到他的头上。由于意外辞世，《漫游阿拉斯加》这本书还差一点点没有完成。为这本书他燃尽了生命中最后一枝蜡烛。

这些事件在本书的第三部分“1850年之旅”中都有所记载。缪尔先生有关他最后旅程的笔记没有找到。例如极光，他把它描述成“是万能的上帝在人间最伟大的显灵之一”，但很可惜他没有把它写完。没有读过他在《北方的灯》一书中关于极光的那些迷人描写的人，无论如何是体悟不到为什么他会以极光作

为本书结尾的象征意义。要是他还活着，他肯定会对第三部分有所交代，可如今这种猜测已是徒劳无益的了。

缪尔先生的作品极具文学感染力，不仅如此，还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任何瞒骗和弄虚作假都与他毫不相干。

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进行实地考察，寻找地形地貌所应有的意义。超乎常人的意志总是能让他如愿以偿。每当讲起在阿拉斯加的探险经历时，他的双眸便会被一种青春般的激情所点燃，他深深地沉浸在那些带给他丰硕成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之中。

早在他逝世的几个月以前，他就得到了帕森夫人的帮助。对于约翰·缪尔先生的手稿、文字的表达方式以及用铅笔所作的修改和重新排序的记号，她都了然于心，这使她当然成为为本书付梓出版最后定稿的最佳人选。这是一个集忠诚和才干为一身的艰巨任务。为了能让被整理过的作品展现出缪尔先生流畅的、始终如一的文学表现风格，蕴有形于无形之中，帕森夫人可谓不遗余力。

对她这种爱的奉献行为，读者肯定会心存感激的。

深知他不喜欢别人在他死后对他说短论长，所以对这位已故朋友的作品，我诚惶诚恐地作了以上这些赘述。他的两个女儿——瑞汉娜夫人和芬克夫人请我把手稿转送到出版社，她们认为书稿只有出版才能避免她们父亲未公开发表作品的流失。她们同时还希望通过我向一直与约翰·缪尔先生保持亲密友谊的米福林公司致以深深的谢意！

威廉·弗雷德里克·贝德

写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威廉·缘年 缘月

第一卷 | **原谅年之旅**

第一章

波哥特海湾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内华达山脉和大盆地地区考察了十一年，我重点研究了那些地区的冰川、森林以及野生生物。尤其对流淌不息的古老冰河（即冰川）和它们湍急的冰流冲刷、侵蚀所流经区域的岩石使其最终形成新的地貌、风光的现象，更是作了深入的探究。这些美景曾经如此神秘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所有的生物。为此我渴望了解北方，十分向往波哥特海湾和阿拉斯加州。1958年缘月，怀着企盼已久的愿望，我乘坐“达科他”号汽轮，从旧金山起航，溯流北上。尽管没有确切详密的计划，但我还是雄心勃勃地出发了，我对俄勒冈峰、大森林乃至整个狂野的北方，充满了强烈的好奇。

对登山家来说，航海旅行犹如变换口味，让人愉快振奋而又惬意。一扫昔日鲜花遍地、果实累累的森林和平原美景，我们看到的是全新的境界，感受到的是每一个物种新生命的律动，体味到的是波尖和浪谷相互交替、不停地掀起惊天骇浪的那种

永恒的意蕴。

这只船一驶过金门，就变得不听话了，在辽阔湛蓝的大海上开始颠簸起来。渐渐地，原先洋溢在旅人脸上的那种兴奋的光芒黯淡了下去，几乎每个受到晕船折磨的人都或多或少有些难为情，叫人看了不免觉得有些古怪。起先喧闹的甲板上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

第二天清晨，狂风大作，浩浩的海水变得灰茫茫的。一阵巨浪过后，全速前进的“达科他”号有一半淹没在飞花碎玉之中。此时，甲板上已没有人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这狂野的美景了。看上去，每一个巨浪都饱含着极大的热情，翻卷着，怒吼着，拖曳着彩虹似的长长的犹如鬃发般的浪花，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浪尖飞溅出来的碎沫儿洗涤着海风，飞扬的水珠儿在五彩缤纷的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在这气势磅礴的风暴画面中，海鸥和信天翁，这些雄健的、令人愉快的鸟儿，迎着风轻轻掠过水面。时常，它们的翅膀一动不动地滑翔差不多一海里，好像一点也不费气力。它们温文尔雅地左右摇摆着身躯，划着最精确的弧度，时不时地跃上浪尖，追逐嬉戏大海的每一朵浪花。

远处，被折射出虹彩的浪花所簇拥着、闪闪发亮的是六七条鲸鱼。在咆哮怒吼的大海上，没有比发现这些庞然大物更让人感到惊喜的了。它们宽宽的背脊就像被冰封的花岗岩浮雕一样光滑，这些海洋“巨人”们在人们能看得见的海面上起伏翻腾着。它们活泼地喷射着水柱，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便美美地一头扎进“家”——海洋的怀抱。忽然间，一群快乐的海豚出现在远处大约有一海里左右的地方。它们攒足了气力，欢笑着跃向空中，随之又坠入大海，掀起滚滚巨浪。这一切都使得

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变得异常喧闹。面对此情此景，没有人会无动于衷，都不禁会为这些勇敢无畏的人类邻居，为这些和我们人类一样生存，同样也是世界财富的共同拥有者而感到骄傲。细细推想，我乘坐的这艘温驯的汽轮不也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吗？它巨大铁制的心脏在随风而来的平静与狂暴的大海上隆隆轰鸣，构成了一幅绚烂无比的画面。回过头来再想想那些鲸鱼，它们不畏风暴，日日夜夜，穿梭于光明与黑暗之中，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与大海奋勇搏击。它们的这种勇气，怎能不令有志男儿热血沸腾！

夜幕四合之际，我在海上欣赏着斜阳余晖。落日周围云朵的色彩被残阳的斜晖映衬得愈加浓艳。远远向地平线上望去，夕阳轮廓异常清晰。它的上方飘拂着一片铅灰色厚厚的积雨云，长长的云缕儿，弯弯曲曲互相交叠着，像一层面纱似的相互罩着。透过窄窄的缝隙，余晖不失时机地流泻出来，为云彩的边缘涂抹上一层深黄色的色彩。这些景象倒映在海面上，构成一幅壮丽的画卷。相比较而言，茫无涯际的大海所呈现出来的景致与我们这些“旱鸭子”在陆地上所看到的景象相比，还是略逊风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为之着迷、心颤。当我们对整个地球屏息谛视时，就会发现，大海多么像一颗硕大无朋的露珠，上面还点缀着许多大陆和岛屿。大海所在的地球则闪耀着光芒，与其他星星一起，歌唱着飞过宇宙，而整个宇宙又多么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美丽大冰雹呵！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山脉的峭壁，尽管覆盖在它们身上的茂密森林遮挡住了从海上吹过来的大风，但从船上远远望去，还是显得光秃秃的，十分沉闷。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山脉上，一些地方则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松树外衣，几乎一直绵延到

海岸。即使是一座小小的孤岛，也与北方其他的岛屿一样覆盖着茂密的树林，看起来就像被戴上了一顶苍翠的树冠。沿着胡安·原德富卡海峡溯流北上，就会看到被冰河侵蚀而成的奥林匹克山脉。山上的森林郁郁葱葱，异常繁盛，它们不仅能阻挡海洋飓风，而且还会给当地带来充沛的降水。

我们抵达了距离维多利亚有三英里之遥的埃斯奎蒙特港。第四天晚上，驱车直奔维多利亚。穿过一片美丽的道格拉斯云杉林，沿途经过一片开阔的灌木丛，灌木丛里面长满了橡树、浆果鹃、榛树、山茱萸、桉木、绣线菊、柳树和野玫瑰。所行之处周围都环绕着许多凸起的山石，这些山石不久前刚被冰河冰封过，上面新近才铺上一层由黄色的苔藓和绿色的地衣织成的绒毡。

维多利亚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首府，位于温哥华岛的南端。在1862年，它还是一个保持着老式英国风格的小镇，据说当地大约有六千多居民。尽管市府办公大楼和一些商贸大厦十分惹人注目，但旅行者却对建在这里的那些整齐简洁的农舍情有独钟。这些掩映在清新而又绚烂的玫瑰和忍冬丛中的农舍，着实让游客流连忘返。加利福尼亚人还深为用自己种植的玫瑰来装饰他们阳光充足的游廊而引以为荣。这些攀缘而上的玫瑰静悄悄地爬上屋顶，像红色瀑布似的从白色的山墙上流泻下来。由于常年有雾和霜露，再加上雨水不多，这里只能种植一些最普通的园林植物，英国忍冬最适宜在这里生长。此外，可爱的野玫瑰也俯拾即是。它们在林间的山道旁怒放，有的花冠直径竟达到两到三英寸。大雨过后，空气中弥漫着野玫瑰和绣线菊的馥郁芬芳。二百五十多英尺高的大树底下，山茱萸红色的浆果被翠绿的树叶映衬得分外粲然，耀人眼目。所有这些茂密的

丛林和花木都生长在早在冰川纪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冰碛层上，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在市镇的果园里，成熟的苹果和桃子纷纷掉落在被冰河打磨得锃亮的岩石上。由冰碛层的沙砾组成的城市街道也随之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缓坡。我发现精心雕刻的石雕没有被风吹日晒、风剥雨蚀的痕迹，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境内海拔八千英尺高的内华达山脉一样，仍旧栩栩如生。很显然，维多利亚港是由被冰河侵蚀的石头堆积而成的。港湾内星罗棋布的小石岛最初是在冰川纪的末期才出现的，所以它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被涨起的潮水所淹没。众所周知，波浪不停地向前涌动，海水渐渐漫过陆地，海域才不断在扩大；但是在这个刚刚被冰川作用过的地区，在后冰川纪时代海水的这种自我运动对于海域版图扩展所起的作用与最近的冰川纪冰河所起的作用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的。海岸被冰河激烈地冲刷，早已面目全非、万壑纵横，于是就诞生了具有冰河特征的冰川湖。这片雄伟地区的主要特征就是冰排，一般情况下，它按照预定的路线流向南方。

在这个静谧的英国小镇稍作停留之后，我又沿着海岸线经过纳奈莫和现在已成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干线终点的巴若德湾，到达波哥特海湾，沿着弗雷塞河而上，经过新威斯特敏斯特，最终抵达了这次航行的终点站——耶鲁。一路上，我深深地陶醉在这一片狂野而又新奇的景色之中。所经之地最让我着迷、不忍离开的是波哥特海湾。它因沿岸有直插霄汉的茂密森林而遐迩闻名。波哥特海湾就像大海的一条手臂和长着许多手指的手掌一样，从大约有一百海里长的胡安原德富卡海峡一直伸向南方，直到堪称地球上最壮丽的针叶林之一的中心地区。沿途看到的每一个景致都是赏心悦目的。水面宽宽的，就像一个人的

胳膊优美地画了一条弧线一样，海水绕过海湾和突出的海岬，流到一片平静似湖的蓝色海域。一座座岛屿紧密排列，上面都覆盖着尖塔形的常绿植物。水平如镜，它们在海面上投下一个个倒影，无疑更为这里平添了几许韵致。

从维多利亚出航，映入眼帘的就是高耸入云的奥林匹克山。从六千到八千英尺，从副峰到主峰，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耸入云霄。在它们的下面是高低不平的雪域平原，涓涓流淌着由漂浮的残冰融化而形成的冰河。犹如一座宏大的圆形剧场的阶梯通道一般，冰河和由其冲积出来的平原一直延伸到下面的山谷。这些山谷清晰地显示出奥林匹克冰河达到最大流域面积时的行进路线，它们曾涌入从北方温哥华岛飘移过来的，徜徉在海峡和大陆之间的冰排洪流中。

沿途北上到达奥林匹亚。这个欣欣向荣的小镇就坐落在波特海湾最长手指的指尖上，这里有世人皆知的塔霍湖。辽阔的湖面宁静如镜，湖水清澈见底，湖岸的四周环绕着郁郁苍苍的森林。船绕过一个又一个海角，经过了无数个岛屿，地壳上新的突然断裂所产生的各种地形变化，使我这个狂野之美的爱好者大饱眼福，令我回味无穷。

乌云四起时，一切仿佛都被遮暗了，使人有浮萍般漂浮之感。随着云雾渐渐消退，一列列岛屿便呈现在眼前。它们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岛上绿树的顶端犹如被薄雾打湿了一般色调浓重，很大的一片边缘显得灰蒙蒙的。云杉和雪松成行、成列地排布，一直延伸到水边。雨过初霁，整个天空澄莹明净，雷尼尔山尖巍峨的圆形火山锥显得异常洁白。在雷尼尔山上，从五六十英里高的地方往下俯瞰，脚下深林漠漠，里面葱翠的树木长得又高又大，密密匝匝，轮廓异常清晰，就如同一条几英

里宽的绿带一样。

雷尼尔山，或者叫塔霍马山（印第安语），是一座巍峨的火山，沿着喀斯喀特山脉的走向，从拉森巴特和沙斯塔山一直延伸到贝克山。这一带最秀丽的景色尽在塔科马附近。从这个小镇背靠的峭壁上远眺，厚厚的冰川和积雪从山顶径直流淌到山下精巧的具有圆弧底座、长满莽莽丛林的丘陵地带。在这以前（1842年），这座山曾有一次被人登攀过。据单精度的无液气压计测量的有关观察报告显示，它的海拔大约是一万四千五百英尺。它北边的贝克山巍峨崔嵬，海拔有一万零七百英尺。亚当斯山、圣海伦山和胡德山也不过如此。胡德山遐迩闻名的原因是登上山顶便可以鸟瞰波特兰整座城市。雷尼尔山和沙斯塔山的高度不相上下，但单从它们厚厚的冰雪景观上来看，雷尼尔山更胜一筹。我还不曾见过这座山，它像一个落魄的英雄一样，伟岸秀挺却又孤寂无比。我热切地凝视着它，也许只有当地的山地人才熟知它的历史。我多想登上它，多想研究它呵！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条件不允许，此刻只有强迫自己走开，等待下一次良机了！

覆盖这片森林的大部分树种是道格拉斯云杉，它是西部巨木中最高大的一个树种。在奥林匹亚附近，我测量的一株标本大约有三百英尺高，光是它直径有十二英尺粗的树干在地面上的部分就有四英尺高。这个树种分布得非常广泛，向北遍布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向南分布在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州，东南的落基山脉上也有它的影子。它用途广泛，可以用来造船、做圆材、当桥桩、做房屋的大梁、造桥，等等。加利福尼亚木材市场以“俄勒冈松”而著称于世。在犹他州最普遍的是盛产于娃赛支山上的“红松”。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在内华达山脉西面

的缓坡上，生长着黄松、兰伯氏松和拟肖楠等植物。在海拔三千至六千英尺之间，有一条相当大的界限明显、层次分明的云杉绿带。只有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尤其在这个波哥特海湾地区，云杉才发展到了极致——高大、挺直、粗壮，一直生长到水边，有时还浸没到水中和潮水相伴嬉戏。

海湾地区所有的城镇都富有朝气并有所建树。唐赛德港，坐落在一片花草茸茸的峭壁上，风景如画，它是专门为驶往外国的船只而建造的垃圾清运港；西雅图由于煤矿而闻名，据称它将来要发展成为北太平洋海岸地区大有作为的城市；和它一样，它的竞争对手塔科马，被选定为人们倍加瞩目的北太平洋铁路干线的终点，也正蓄势待发。年前，在塔科马以东和卡本河上，又发现了几个储藏丰富的煤矿。据说这几个煤矿，煤层的厚度有的达二十一英尺、二十英尺、十四英尺不等。同时发现的还有许多小煤矿，所有这些大小煤矿的煤层总厚度加在一起超过了一百英尺。毗邻这些交通便利的煤矿周围，遍布着大量的磁铁矿、赤铁矿，还有石灰石矿。一般认为，铁路交通的便利、无以匹敌的林木资源再加上意义深远的地理位置，这些都为海湾地区的发展所必需，同时也为海湾地区孕育了勃勃生机。

在波哥特海湾地区逗留了几个星期之后，一位朋友从旧金山赶来，我们一起乘坐着一艘小小的名叫“加利福尼亚”号的邮轮，途经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开始了远赴阿拉斯加的漫漫旅行。航行令人愉悦，沿途经过哥伦比亚河宽阔的下游地区，邮船越过满是泡沫的海滩，绕过弗莱特瑞角，一直上溯到胡安原德富卡海峡。在维多利亚和唐赛德港停靠、稍作休息之后，我们扬帆顺顺当地向冰雪覆盖的阿拉斯加进发了。

第二章

亚历山大群岛和我在阿拉斯加建立的家

对于热爱大自然纯净之美的人而言，阿拉斯加是世界上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之一。据我看来，我游历美国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壮观秀美风光，都无法与我在从亚历山大群岛到符兰格尔群岛和斯特卡的航行过程中所欣赏到的种种迷人景致相媲美。在平静的蓝色大海上，大大小小的岛屿不计其数，船在这些被森林覆盖的绿岛之间穿行。我站在汽轮的甲板上环顾四方，一种恬适之感油然而生。海上旅行通常所引起的身体上的种种不适，此刻却荡然无存，仿佛这次漫漫的旅程不是在海上，而是置身于内陆的江河之中，周围环绕着的都是波澜不兴的江河湖海。其中星罗棋布的岛屿看上去就像是散播的种子，从两个最大岛屿狭长幽深的空隙中望去，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无比空阔。

日复一日，我们整天沐浴在温煦的和风中，犹如畅游在奇妙的仙境里。映入眼帘的景致一个比一个瑰丽，我们偶然瞥见的景色在我们的面前焕发出无与伦比的无边风月，美不胜收的

景致都无法诉诸笔端。绘形易，绘神难。例如一个人想描画林中湖泊、冰川草地、幽谷飞瀑，描绘陆地上这些有形有款的如画风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即便是一位奇人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俯瞰脚下的林海，他想描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山大川，这都不是很难。所以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景致也许有人已经一试身手了，如今已被他们描画得差不多尽善尽美了；但是，这里的海滨景色却还没有人能描绘出来。这里的林海广袤无垠，其林蔼蔼，其叶菁菁，站在高处，观之四方，一览无余，胸中陡然而生“一览众山小”的开阔心境。它们每一个细微的起伏都彼此巧妙地呼应着，一个连着一个，一波接着一波地漾开去，整个线条显得柔媚而又灵活。在它们面前，所有的案头工作都显得苍白无力。在温暖的阳光照临下，我们驾船沿着峡湾和海湾前行，穿过丛林，越过瀑布，绕过岛屿，翻过高山和远处泛着无边青色的海角，一路上我们仿佛穿行在仙境中——诗人笔下反复吟咏的真正的天堂，一片受神灵庇佑的乐土。

阿拉斯加州的海岸线大约有两万六千英里长，相当于除它以外的美国国土海岸线长度的两倍还要多。在这里可以看见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景致，大大小小的亚历山大群岛与环周的海峡、水道、运河、海湾、通路和峡湾，交织成一张纵横交错的水陆网，犹如一幅六七十英里宽的美丽刺绣作品一般。其中，从波哥特海湾延绵到库克湾的被冰雪覆盖的巍巍海岸山脉，是这件刺绣珍品的流苏；绣品花样变化层出不穷，格调和谐统一，整个长度近乎一千英里。船在狭窄的水道上滑行，高大的峭壁镶嵌在水道两边，森林从山顶一直延伸到水边。由于被高山遮挡，无法看见远方的景色，我们只好专注地观赏四周的景致——云杉和铁杉密密麻麻的幼苗在陡峭的绿色山坡上节

节攀登；曾被冬日的雪崩掩埋了的地带，由于青草和柳树的生长又恢复了往日的盎然生机；迂回曲折的小瀑布在灌木和树丛中时隐时现；有哗哗作响的溪流鼓噪着的幽谷，虽不深却十分险峻，它隐匿在一片桤木和山茱萸的下面，人们只有在铺满褐色海藻的海岸边才能清晰地目睹到它的芳颜；冰川退去遗留下来的绵绵不化的雪坝，孕育了许多绵绵不绝的古老冰河。汽轮常常靠近岸边，岸边树上悬挂着的成串的松果以及树底下生长着的蕨类植物和灌木都尽收眼底。

新鲜的景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映入眼帘，绕过众多隆起且经过风剥雨蚀的断崖，我的目光便被远方的幽幽景色吸引过去了。远处的水道两侧精致地陈列着一个又一个海岬，一个连着一个，一个比一个低，一个比一个倾斜，优美的线条愈来愈具有跳跃性，颜色也越来越黯淡模糊。在宁静的水道中随着轮船渐渐行进，水面也变得越来越宽，犹如大河一般，到处可以看见跃出水面的大麻哈鱼，它们激起层层波浪，时不时还可以听见它们拍击水面所发出的清越声响；成群的白鸥在水面上游荡，在金色阳光的映照下，它们就像水仙花一样楚楚动人。暖洋洋、柔和的阳光一泻千里，照临天空、大陆和海水，使得三者交融在一起，呈现出一片茫茫的雾蓝色。当你凝神谛视这片呈叶状的海洋，向它的窈窕深处航行，细细琢磨不难发现所乘坐的这艘汽轮，究其形状不过如同鸭子大小，与周遭的世界相比显得那么渺小不堪。随后，汽轮又东拐西拐地驶入了一片宽广的水域，视野这才又豁然开朗起来。海湾内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岛屿，有些地方疏疏落落，有些地方则密密匝匝，从它们的形状和组成成分来看，也只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创造出这样的神奇。有些小岛非常小，岛上的树木也非常少，长在这些

岛屿上面的树木就像是誰从邻近的林子里特别精选出来的一小撮儿精英，为了保持其生命活力而特意将它们泡在水里似的。船继续向前行驶，每隔一段距离，我就会发现有几块光秃秃的岩石钻出水面，形状恰如文章中的句号一般。如果将整个这片海域视为一篇文章的话，那么这些岩石就仿佛是给这些由岛屿组成的硕大无比的文章句子标注的标点符号。

不论是从岛屿的轮廓还是从其排列的方式来看，我认为，这些岛屿主要是由岩石的结构、组成成分和海洋的不同部分受冰川侵蚀的不均衡状况所决定的。在接近冰川纪尾声时，这种影响肯定特别严重，因为大冰川开始破碎，进而被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小冰河。一些较大岛屿上的山脉孕育了本岛的冰河，这些山脉原本面积相当大，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冰河侵蚀了它们的顶峰和山坡，使其形成了带有宽宽的冰斗的峡谷和溪谷，这种低洼的地貌一直向下延伸到水路和海湾之中。诸多因素引起了诸般变化，而这些千变万化又受到大自然的如此青睐，其中的缘由着实令人费解，但仍旧有细心的研究者注意到在这繁杂的表面下有一种潜在的统一性——那就是这些岛屿的大致走向与从海岸山脉漂浮过来的大冰盾的流向相一致，而与丘陵山冈和崇山峻岭的走向关系不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岛屿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无论是地处大陆的山岬还是伸向海洋的海岬，在冰川的最旺盛时期，它们都被狂暴猛烈的冰暴冲击过，表面都形成了饱经风霜、被削磨成圆形的地表。

运河、水道、海峡、通路和海湾等等的形成原因、走向和长度都受到相同冰川环境的制约，这和制约那些陆地的成因、走向以及分布状态的因素是一致的。它们的流域本是大陆前冰缘的一部分，由于被冰川侵蚀成低于海平面的深浅不一的洼地，